



俄羅斯風俗畫家 巴·安·費多托夫

劉亞蘭、劉迅編譯
朝花美術出版社

俄羅斯風俗畫家
巴·安·費多托夫

劉亞蘭、劉迅編譯

朝花美術出版社

一九五四年·北京

俄羅斯風俗畫家

巴·安·費多托夫

劉亞蘭、劉迅編譯

朝花美術出版社出版

(北京燈市口三十七號)

公私合營京華膠印二廠印刷

(北京西單橫二條二號)

新華書店發行

*

一九五四年十一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數：1—2,800(北京)

開本：787×1092 $\frac{1}{25}$ 印張：1 $\frac{13}{25}$

編號：6147

前記

這本書是根據蘇聯柯瓦涅夫斯卡婭 (Ч. Н. КОВА
ЛЕВСКАЯ) 的「十九世紀前半期俄羅斯藝術史」，並參
照了阿爾漢蓋勒斯卡婭 (А. И. АРХАНГЕЛЬСКАЯ) 的
「十九世紀俄羅斯畫家巴·安·費多托夫」和阿查金娜
(Э. Н. АЧАКИНА) 的「俄羅斯的版畫藝術——巴·
安·費多托夫」編譯的。費多托夫是著名的風俗畫家，
同時是俄羅斯繪畫方面的批判現實主義的創始人。我們
在這裏簡要地介紹他的生平和他的主要作品。

再來一次，再來一次！（一八五一年）



費多托夫是俄羅斯著名的畫家之一，是俄羅斯繪畫方面的批判現實主義的創始人。費多托夫創作活動所經歷的時代是俄羅斯政治思想和文化上的一個尖銳鬥爭的時代。俄羅斯偉大的革命民主主義者別林斯基和赫爾岑的美學思想，給費多托夫以巨大的影響。費多托夫的一系列的作品充分地揭示了那一時代生活的真實內容，揭露了沙皇軍隊軍官們的愚蠢、商人階級的醜惡與偽善。費多托夫的諷刺的藝術語言裏充滿了憤怒。這些作品反映了費多托夫的民主主義思想與愛國主義精神。

費多托夫一八一五年六月二十二日生於莫斯科。他父親是一個退職的軍官，生活十分窮困。費多托夫在莫斯科度過了她的童年和少年。古老的莫斯科、童年和少年時代的生活，以及他所看到的許多不同典型的人物……這些都是費多托夫創作題材的豐富的源泉。

費多托夫的父親希望他做一個軍官，一八二六年他被送到莫斯科陸軍幼年學校，一八三三年畢業後被派到彼得堡的芬蘭團隊裏去。他在團隊裏利用空餘時間練習繪畫。在芬蘭團隊時期，費多托夫對肖像畫發生了很大興趣，畫了許多鉛筆和水彩肖像畫。其中一幅叫「父親肖像」（水彩，一八三四年），描繪得很細緻，甚至每一條皺紋都畫了出來，而老人勞累一生，希望世界上

的一切不再來打擾他的情緒也被表現出來了。「和父母一起散步」（水彩，一八三七年）這幅畫又有點像風俗畫，背景是莫斯科街景的一角，廣場很空曠，畫的前景是費多托夫自己和他的父母。每一個人都畫得很細緻很像，但是彼此的情緒却很少聯系。

在這一時期，費多托夫除畫了很多肖像畫外，同時也畫了許多兵士和軍官的日常生活的幽默的、諷刺的作品。素描「連隊裏要是有個裁縫該多麼好」、「少有的少校……一……二……一……」、「向左……轉……」、「師團在練習爆破」（以上四幅畫均藏國立俄羅斯博物館）。第一幅描繪出一個兵士慌忙地給一個軍官補綴被撕破的褲子。其餘幾幅是嘲笑團隊裏的那些軍官的。這些作品表現了費多托夫藝術語言「笑」的（但笑得並不厲害的）特徵，這是朋友中間的嘻笑。「米海伊洛夫·巴甫諾維奇一八三七年七月八日蒞臨芬蘭團隊」這幅畫的人物彼此間已經有一定的聯系，也可以說，這是一幅比較大的羣像作品。

在他的一八三五年的日記中，他說，「我談過關於宗教和監獄」，「談過關於十二月十四日」（註一）。進步的版畫家貝爾納茨基（註二）是他的好友，因為參加革命團體被沙皇政府逮捕。這些都給年輕的費多托夫思想上以很多的影響。

一八三七年，他畫了一幅「佳節前夕在警察署長的接待室」（水彩畫，國立特列契雅柯夫美術陳列館藏），這是一幅具有很大政治色彩的諷刺作品。它揭露了沙皇警察制度的黑暗。佳節前夕，在警察署長的接待室裏，擠滿了商人，他們捧着各色各樣的佳節禮物：大塊的冰糖、麵粉、皮靴、一隻毛刮得乾乾淨淨的肥豬等。他們恭恭敬敬地把這些禮物獻給貪婪的警察署長。這幅諷刺畫是受偉大的作家果戈里的「欽差大臣」影響的。這一作品已接近了果戈里的諷刺的語言，

它好像給不朽的作品「欽差大臣」作了一幅極爲動人的插圖。

在這一個時期，費多托夫的朋友們勸他離開團隊，專門去從事繪畫創作，但是，年輕的費多托夫對自己沒有充分的信心。在這方面，寓言作家克雷洛夫給了他很大的鼓勵。克雷洛夫寫信給他說：「希望你把你的工作獻給你的愛好吧，——去描繪人民的風俗。」這時，費多托夫才下決心脫離團隊，過那半飢半飽的畫家生活。他知道自己的弱點是沒有系統地、正規地學習過繪畫的基礎知識和技法。一八四四年，也就是費多托夫二十九歲的時候，他入了彼得堡的美術學院。費多托夫在美術學院非常刻苦地學習，他用全身心的力量去彌補他繪畫基礎的不足。他總是不忘記大畫家布留洛夫（註三）說的，沒有技巧是不行的，那怕你有很高的想像力和天賦。在學習期間，他經常到彼得堡的埃爾米泰日博物館去，站在荷蘭畫家的作品前面，一連幾個鐘頭仔細地研究它們。他對於俄羅斯和國外的版畫藝術也感到極大的興趣。

在俄國產生費多托夫這樣一個畫家是極自然的事情。費多托夫所處的時代是沙皇俄國農奴制度起了變化的時代。這時，在俄國已經開始產生了（並正在迅速發展着）資本主義，而革命的民主主義運動也逐漸展開。客觀情況要求進步的藝術家必須用新的表現方法表現這一起了變化的歷史事實。在俄國社會生活中，日益明顯地暴露了國內的階級矛盾。現實生活要求進步的藝術家表現這種複雜的、深刻的矛盾。

費多托夫對於烏賊墨汁畫（註四）發生很大的興趣。一八四四年開始畫了幾幅比較大的烏賊墨汁畫：「依靠別人過活的人」、「受騙青年的第一個早晨」、「菲傑利卡（狗名——譯者）得病」、「菲傑利卡死後的情形」、「美麗是窮女郎的災難」等（以上各畫均藏國立特列契雅柯夫美術陳列

館)。這些作品說明畫家雖然在技巧方面還不能夠把形象更好地、更扼要地、概括地表現出來，但是已經有了自己的新的風格，已經有了形象動態的深刻描繪。這些動作可能不一定完全統一，但是已經表現了主要的必需的動態，別的動態都從屬於這一主要的動態的描繪。

「菲傑利卡得病」是描繪一個女主人因為她心愛的狗菲傑利卡得病而瘋狂地發怒。屋子裏亂七八糟。女主人把桌子上的茶具都扔開，在桌子上面放着墊枕給心愛的得病的小狗躺着。在屋子角落裏的一個女孩子被她母親狠狠地揍了幾下，在那裏啼哭着。女僕看見女主人生氣地吆喝着，慌張得不知做什麼才對。女主人的丈夫也害怕她的威勢而匆匆地向門外躲避。這一幅畫在我們的眼前展現了一個可笑的諷刺性的故事。畫家在這小小的事件的描繪中，却把沙皇俄國貴族階級的貧乏空虛的生活描繪出來了。

在「菲傑利卡死後的情形」中，畫面前景坐在畫架前面的是一位畫家，他被貴婦人請來為她的愛犬畫遺容。站着的是建築家，他受僱為菲傑利卡設計墳墓，這時他正拿着一張設計圖給畫家看。畫面左邊，躺在牀上的女主人，是因為菲傑利卡（女主人的很多狗中的一隻狗）的死而痛苦到得了病。費多托夫在這幅畫裏，表現了沙皇俄國的一些藝術家為了生活而褻瀆了藝術的悲劇。「美麗是窮女郎的災難」描寫了另一悲劇。勤勞而家境貧寒的縫紉女郎，為了體弱多病的老母（在畫面背景上，坐在牀上咳嗽的人），不能斷然拒絕那個無恥的媒婆。女郎左手支着頭，表現了女郎企圖拒絕媒婆的誘惑，右手拿着剪刀在桌上划來划去。可以想像到，她內心在作着激烈的、矛盾而痛苦的鬥爭。桌上和椅上放着媒婆帶來的首飾、衣服等，她企圖用財物來利誘女郎。桌子底下有一個捕鼠籠，一隻老鼠正要跑到開口的籠裏去，畫家在這裏用它象徵地表現了這年輕女郎的

不幸的遭遇。門外站着的軍官是媒婆引來的，他不是爲了婚事而來進行正當的求婚，而是爲了貧窮女郎的美貌來進行利誘，藉以達到自己可恥的目的。站在軍官旁邊的是阿諛諂媚的掃院的人。

一八四四年，費多托夫完成了烏賊墨汁畫「初次獲得獎章的人」，一八四六年又以同一題材畫了一幅油畫。把前後兩幅作品相比較一下，就可以看到後一幅有很大的改變。第一幅畫面是橫的，畫面上同時描繪了三間屋子。小官吏是一個比較年輕的人，人物的動態也比較平板，穿着破舊的衣服，頭髮上戴着捲髮布。第二幅畫面是豎的，畫面雖然比前者簡單些，但表現了更多的內容，情節更爲集中。這幅畫表現了沙皇俄國的官吏的庸俗、無聊和虛偽。那個小官吏剛起床，光着腳，指着破舊的睡衣上那枚獎章向他的女廚子（也是他的同居者）炫耀。而她却針鋒相對地把他那雙唯一的、穿破了的鞋子拿起來給他看，似乎在說，有什麼可以誇耀的，你的一切我都了解呵！畫面上的那些道具也似乎幫助作者說話，比如打破了的食具、斷了絃的吉他（一種樂器的名稱——譯者）、地板上的酒瓶，這些都使我們知道屋子裏的主人，在昨晚爲了慶祝他第一次得到獎章而舉行了一個小酒宴，特別是那桌子上剩下的鹹魚尾巴的描繪，表明了這是一個並不豐盛的酒宴。

在第二幅「初次獲得獎章的人」中，費多托夫開始掌握了新的表現方法，在一幅單純的畫面上表現了豐富的内容，甚至連那已經消逝了的昨天的情景也使你能够感覺到。從一種平板的表現方法進到對於所有形象的描繪都圍繞一個中心情節的闡述，這是俄羅斯風俗畫的革命。費多托夫開闢了一條新的創作道路，使未來的俄羅斯巡迴展覽協會派畫家們順利地達到更高的光輝的境地。

但是這一幅畫還是有缺點的。畫上有過多的零碎東西把觀衆吸引住了，因而削弱了主要形象的表現力。畫家布留洛夫幫助他克服了這些缺點。

費多托夫把「初次獲得獎章的人」和「苛於選擇的女子」等油畫拿去給布留洛夫看。布留洛夫看見後，非常高興，對費多托夫說：「我慶賀你，我知道你是能够成功的，我一貫認爲你是能够成功的，而且你已經超過了我的估計。」接着他給了費多托夫一個很好的忠告：「你的筆應當更自由些。不要太多地注意細小的東西。」可以這樣推斷，費多托夫可能從布留洛夫那裏學習到了古典繪畫的構圖方法，他逐漸學會用簡練的藝術語言表現出豐富的内容，以很少人物表現了複雜的情節。

一八四八年，費多托夫完成了一幅不朽的作品——「少校求婚」。在這幅畫中，費多托夫同樣地以諷刺的藝術語言揭露了「上流社會」人們的精神面貌——貴族和商人爲了追求財富和「名利」，互相討好，互相利用，以致喪失了作人的道德；表現了那種可恥而又可笑的虛僞與愚昧。畫面上雖然人物和動作比較多而且複雜，但却表現得明確完整。在畫面的右方，客廳門口外面站着少校，少校的前面是媒婆，這就明確地交代出她是特地將貴族出身的少校帶來介紹給這家主人的。媒婆的臉向屋子裏面轉過去，使我們的視線跟着她的臉的方向看過去，看見那未婚妻的父親，他雖然是這家庭的主人，可是在這一幅畫裏並不是主要的人物。主要的人物未婚妻和她的母親是在全屋的中央。畫家以強光和鮮明的色彩加在這組人物身上，使她們顯得突出。未婚妻不自然地、忸怩地、故作地，企圖躲避和未婚夫見面。但是未婚妻的母親拉住她不讓走，並且掀起嘴好像生氣地說：「傻子！」在畫面上，未婚妻和少校兩個人的臉並不相對着。但是未婚妻衣服的

亮調子和背景的暗調子，以及少校衣服的暗調子和背景的亮調子，把畫面上安排得十分平穩。屋子裏的僕人們全都放在調子暗的地方，因此就沒有影響主要人物的突出。費多托夫使用了美術學院的構圖方法，這就是把整個畫面分成兩個對角綫形的方法。一個對角綫是從畫面的左上角引向未婚妻向前傾斜的身體，通過在地上的手帕，連接到正在用舌頭和爪子洗臉的貓（註五），最後達到畫面的右下角。第二個對角綫是從畫面的右上角引向母親抓住未婚妻衣服的手，到達畫面的左下角亮調子的桌布。這一構圖方法和美術學院的繪畫構圖方法是一樣的，兩個對角綫的焦點是形成畫面最主要之點。「少校求婚」的兩個對角綫的焦點是全畫面的中心情節所在的地方。

費多托夫雖然繼承了美術學院的繪畫構圖的傳統方法，但是爲了完成一個新的目的而有自己創造性的發展，因而就能够穩步地走入成功的、新的階段。

費多托夫所描繪的人物形象是從生活中汲取的，因此具有使人信服的力量。他曾經說過：

「我從生活中學習，我的畫的題材中的故事，在城市裏每一個角落都可以碰到。『少校求婚』中的未婚妻的父親這一人物，是我常常到商人們中去研究他們的生活和他們的動作而獲得的。有一天，我在亞尼赤柯夫橋畔偶然碰到我所理想的人物。這時，任何一個幸福的人和自己所愛的人在弄瓦大街（註六）上相見時，也不能像我遇到這個棕黃色鬍子、大腹便便的人時那樣愉快。我跟着他一直到了他的家門口。以後又找機會認識他。同他周旋了整整一年，研究他的性格得到畫他的許可以後，我就把這位可愛的老伯伯放到這幅畫上來。」費多托夫不是簡單地把他看到的人立刻放到畫上去的，而是集中了許多人的特徵，按照自己的理想概括在畫面上去。他在這幅畫裏，不但畫出了這些人的性格，同時也畫出了他們的可笑的特點，如未婚妻的裝腔作勢和她母親的粗魯。

父母親非常希望高攀帶有肩章的貴族軍官，希望和他結成親戚。自大的少校知道，自己前來求婚是不會被拒絕的，因為他是貴族呵；自己也實在希望能夠娶一個有錢人家的女兒，藉此來改善他目前日益窮困和沒落的貴族生活。他得意洋洋地用右手撫他的小鬍子，好像在說，不久就可以獲得更多的錢啦。「少校求婚」尖銳地、最有力地揭露當時黑暗社會現象的本質。費多托夫完成了這幅畫後，在這一幅畫的下面寫着：「少校求婚或改善自己的經濟狀況」。

他常到展覽會上去傾聽參觀者的意見，有時站在「少校求婚」前面，朗誦他特地爲這幅畫而作的詩：

高貴的先生們，

請你們來賞光！

我們不要錢，

請白看吧。

但是啊！

只要把眼睛擦乾淨就行啦……

看吧，看吧！

這裏告訴您，

人們怎樣在世上生活的，

他們怎樣依靠別人活着，

自己懶得幹活，

就想討個有錢的老婆。

然後描寫商人的家，再把登場人物生動地形容一番。不妨拿幾句形容未婚夫的詩做例子，「這位軍官好肥胖，神氣十足。只是口袋有個洞，透光光。雖然小鬍子，好像說：『錢總會到手的！』」

從這幅畫可以看出畫家是最了解當時的社會生活。費多托夫在這一幅畫裏所創造的人物，不是漫畫化了的人物，不像他以前所作的那些烏賊墨汁畫中那些非常誇張了的人物，在這一作品中，費多托夫已經找到了最準確的藝術語言。因此他所描繪的人物都是非常真實自然，令人信服。

費多托夫在創作這幅畫的時候，是以最大的熱情和毅力去從事創作的。他費了很多時間去描繪那些紫紅色的傢具，但怎麼也不能達到他自己的理想。他對自己說：「我達到自己的要求的時候，再離開這些傢具。」要知道，這些道具和人物及情節的展開都有密切的聯系。例如畫中屋頂上面的那盞燈，費多托夫像找那一商人的形象一樣地花去了很多的時間，企圖找到一個最能代表商人家庭特徵的燈。這些道具的描繪又可以使我們認識到，費多托夫是一個最有才能的靜物畫家。這一幅畫的色調運用得也是非常成功的。在費多托夫以前的一些作品中，通常是綠色的調子。現在在這一幅畫裏，他加進了許多別的顏色，顏色用得渾厚堅實，色彩非常豐富，充分表現了物體的質感。這些色調使人感到愉快。費多托夫善於在原色裏尋找最細微的色彩變化所引起的效果，使顏色富於光澤，像剛剛塗在畫布上去，尚未乾的一樣溼潤鮮艷，非常動人。畫幅中主要色和輔助色運用得非常調和，如未婚妻的粉紅色的衣服和少校在那裏站着的屋子的淺綠色的牆是

很協調的。畫家總使每一主要色配以適當的輔助色。雖然色彩是那樣複雜，但都很調和，所以畫面一點都不紊亂而顯得自然。

費多托夫在人民的平凡生活中發掘題材，而他使用的這些樸素的色彩就特別適應這些題材的表現。當費多托夫成爲一個成熟的繪畫大師以後，仍然保持着這一樸素的藝術語言的特點。

費多托夫的作品是對於社會道德方面的批評的作品。畫家在當時的社會裏，還不可能使他理解到，對於當時社會徹底地改造是非採取革命的手段從根本上加以推翻不可。他還沒有完全擺脫俄羅斯十八世紀末期到十九世紀初葉現實主義藝術家把現實詩化傾向。這和後來十九世紀後半期出現的現實主義的藝術家們是有區別的。雖然如此，費多托夫的作品的出現，却使當時俄羅斯繪畫跨進了一個新階段。因此，當費多托夫的作品出現後，隨即帶來了多種多樣的意見，有擁護的，也有反對的。「同時代人」（註七）雜誌讚揚費多托夫是民主主義和現實主義的畫家，說他的畫是真實地描繪了社會生活，真實地描繪出人民的悲慘情景。反動的雜誌「莫斯科新聞」却誣蔑道，在一個信教的國度裏，不應當有費多托夫這樣作品出現。

十九世紀四十年代是費多托夫天才發展到最高潮的時期。一八四九年完成的「貴族的早餐」（藏國立特別契雅柯夫美術陳列館），也是嘲笑當時上流社會的黑暗的作品。這幅畫可以用俄國人民的諺語來說明：肚子外面穿的是綢緞，而肚子裏却空空如也。這幅畫處理得更集中更簡單。

「貴族的早餐」描寫一個貴族由於整日過着賭博和奢侈的生活，把自己的一切都化光了，但他仍然留戀過慣了的豪華的、揮霍無度的日子，表面還要裝得很闊綽，屋子裏還照舊陳設得很講究。但是他却只能以一塊黑麵包作早點，而椅子上還放着一張出售牡蠣的時菜廣告，這正是他所

最喜歡吃的時菜。畫家選取了一個最有意義的場面展開整個故事。一隻小狗在吠叫，這是因為客人來了。布幔後面露出來客的身體一部分，貴族着慌了，立刻用書把黑麵包掩蓋住，企圖不要露出自己的窮相。

同一個時期，費多托夫畫了許多素描，非常注意寫生。這些素描尖銳地表現了社會生活的本質。他原來打算把它們在一個每星期出版一次的雜誌上發表，後來因為他的朋友貝爾納茨基被捕而作罷。這些素描的線條運用得非常簡單準確，輪廓描繪得美麗柔和。許多素描沒有畫出任何背景，只勾畫出兩三個人，但却把主要之點描繪了出來。不管這些是諷刺的或是嘲笑的，但主題都是明確的。有一幅畫，他畫了一個姑娘在哭，底下寫着：我可憐的呀！他們兩人是早已都認識的老朋友，我都答允做他們的妻子，也都送給他們每人一張我的像片，呵，我可憐的呵！（藏國立俄羅斯博物館）費多托夫愈來愈多地進行諷刺社會生活的創作。有一套連環畫「人怎樣坐下的」（一部分藏國立特別契雅柯夫美術陳列館，一部分藏國立俄羅斯博物館），描繪一個人各種各樣坐的動作：有的像奴才一般的卑鄙，有的表現得那樣自高自大；而這一切的變化又都是依據畫中人物自己的身分來決定的。還有一幅諷刺得極尖銳的畫，它描繪一個商人悄悄地送錢給一個官吏的時候說：老爺，是不是明天呀！而這官吏說：再看看吧！（藏國立特別契雅柯夫美術陳列館）偉大的俄羅斯詩人涅克拉索夫請費多托夫參加「插圖文藝」的工作，為作家杜思陀也夫斯基、都茲寧、巴納耶夫等的作品畫插圖，但是不久以後沙皇政府禁止出版「插圖文藝」。在這一個時期沙皇政府因為懼怕民主主義運動的空前高漲，實施了更加黑暗的統治。惡劣的環境給費多托夫在精神和物質上以很大的打擊。他的好朋友版畫家貝爾納茨基被捕後，社會上再也沒有

人來訂購他的畫了。甚至那些曾經表示願意高價收買他的畫的所謂藝術保護人，如普梁尼斯涅柯夫、旦洛夫斯基、柯柯留夫等，現在也都冷淡了，或者盡量壓低價格才買下他的畫。這樣就在經濟方面給費多托夫以極沉重的打擊。他以極微薄的收入來維持家用，供養父母及寡婦姐姐，家庭生活非常困難。

費多托夫在最後幾年，在他的日記和給朋友的信裏流露出他苦悶的情緒。他寫道：「我能够給人民不少的東西，但是書報檢查機關却不允許我這樣。這一個時代是一個不信任人的時代……我對我的不幸已經習慣了，這不幸，就是在這政治混亂時期的一個演員，是不能上舞台表演的。可以說，我把所有的事情都拋開了，並在高聲地宣佈了，我的心對於所有的人都是關閉的。……不管周圍的人們對我怎樣冷淡，我埋頭於我的創作。」在這一時期他曾經寫道：

「我的被唾棄的作品展覽，所引起的不是雷聲，而是蚊子的低微的嗡嗡聲。因為在這一時候〔當代歐洲〕（註八）……的確有雷和最強大的力量的時候（註九），換言之，王位正在倒塌的時候，同時，那一切生來有了巨富的人們，嚇得把錢袋抱在懷裏，因為怕共產主義的思想——在這時，我拋棄了十年的……近衛軍的軍職，並很高興地看到自己處於極可怕的絕望中，〔失掉了〕我感到，時時刻刻處在昏迷的夢囈中，〔重覆地高聲說着……心裏想〕我的委屈……這也是一種瘋狂。」這裏雖然是一些信的草稿中的一些斷斷續續的話語，而且也有些亂，但是它們仍然是明確地證明當時的費多托夫很清楚地了解到自己不幸的真正原因。這時，他已開始體會到，在俄羅斯和歐洲正在進行的巨大震動的意義。

可以看到費多托夫在五十年代已經有了一些轉變，這些震動對於費多托夫的世界觀和創作起